

知名生未 秀吉得警遣其甥秀次赴討使石田三成  
成、廣德川氏師、岡氏、御定、亂皆途還、初秀吉定、  
田原、令淺野長政巡察東國、至是畢事西還、至駿  
府、遇氏、卿告、交使者、即東馳、抵二本松、時政宗勢  
沮心懼、自詣長政、陳謝、主他、長政乃使政宗納質  
於氏、卿、因召還氏、卿、十九年正月、氏、卿赴二本松、  
長政与之會議、共西上、政宗請与俱往、氏、卿至京  
師、具申政宗反狀、政宗以計脫、秀吉亦置不問、而  
深嘉氏、卿之功、奪政宗之封、予之氏、卿、且賜宴、氏、

卿請間議事、秀吉曰、有卿在、吾无所庸指揮也、竟  
宴、隻語不及東事、氏、卿為人俊邁、有大略、用兵嚴  
整、正部曲、信賞罰、尤愛士、与之同浴、伏備生記、嘗  
饗士卒、手挽裏頭、自吹火燂湯、以故士卒咸樂為  
之用、精勁冠諸侯、六角義賢之亡也、其子四郎、事  
秀吉、食二百石、一日氏、卿与四郎俱謁秀吉于伏  
見、歸路、氏、卿为四郎持佩刀、從焉、世称之、雜話、是  
歲夏、南部信直族九戶政實叛、據糠部城、土兵四  
起、應之、信直不能定、馳使京師、請救援、秀吉以秀

次为大将堀尾吉晴为副、浅野长政、石田三成、为  
監軍、仍命氏鄉會軍、七月、氏鄉發三萬騎先行、攻  
二城、取一城、匪圍糖部城、与諸將議为持久之計、  
賊窮蹙而降、秀次斬以徇、餘黨悉平、時秀吉親將  
至佐和山、適得捷報、乃命還軍、氏鄉留巡旁郡、綴  
控反側、自是與虜服、氏鄉之略不復畔、秀吉遣使  
者、賞氏鄉前後功、加封陸奥出羽七郡、并舊食百  
二十萬石、參取蒲生軍記、家記、盛減記、并旧食氏  
鄉大論功、賜四本松于蒲生、忠右衛門、白川于關

右兵衛佐一  
政盛信子也  
左近繁仍  
四郎兵衛鄉  
安  
鄉成本姓坂  
稱源二即後  
更源左衛門

一政、三春于田丸中務、二本松于町野繁仍、米澤  
于蒲生、鄉安、益岡于蒲生、鄉成、中山于蒲生、鄉可、  
其餘賞賜百差、氏鄉命鄉可掌政、鄉可辭之、命揮、  
其人、鄉可薦鄉安、氏鄉從之、副以繁仍、及玉井助  
定、家記、盛冬、持從三位參議、藩翰朝鮮之役、氏鄉  
後赴名護屋行營、至是秀吉稍忌氏鄉、亦知  
之、欲自往征朝鮮、以避禍、適秀吉患外証事不平、  
會諸將議焉、氏鄉進曰、是易、尔第以朝鮮賜臣、  
任其進取、則殿下不復煩諸軍矣、秀吉不憚、石田

三成東間說秀吉曰、當今天下至安、莫足患者、獨  
會津參議、英才蓋世、臣向入與觀其行、兵大類殿  
下、而部下勇猛輩出、今付之重鎮、是放虎深山也、  
願殿下慮之、秀吉益恐、密令三成毒之、遂得疾就  
國、參取藩翰譜、蒲生軍記、勇士物語、一言集、文祿三年正月、力疾至京  
師、秀吉臨其第、視疾、明年二月、疾革、作絕命詞而  
薨、其詞曰、限有盤、吹年登花者、散物、遠心、短幾、春乃山風、年四十、聞者為重  
潑、秀吉命氏、卿子秀行襲封、娶東照公女、任飛  
騮守、慶長元年叙從四位下、任侍從、藩翰譜、按氏卿記、秀行亦稱藩

巨理石街

三郎、初名秀朝、後更秀隆、又更今名、三年春、蒲生卿安殺故氏卿、  
臣巨理某、卿安為人智辨、結石田三成、專威權、政  
多偏私、与蒲生卿可滿、生卿成等生隙、於是卿可  
卿成等訴之、秀吉、三成为卿安說、秀吉、宥死流于  
肥後、家記、歐初氏卿薨、秀吉聞氏卿夫人織田氏  
美、密以書挑之、夫人剃髮、以死自矢、秀吉不懌、及  
卿安得罪、乃發怒曰、會津重鎮、秀行年少、家事且  
不治、况於國乎、乃奪其封、更封秀行於宇都宮、食  
十二萬石、園魚之役、以功再封于會津、食六十萬

石十七年五月卒子忠卿嗣叙後四位下任下野  
守、進至後四位上參議譜 十九年、岡重政有罪

東照公召重政於駿府誅之、重政自奔行時、用

事專肆、諸將不知、小倉作左衛門、岡十兵衛、蒲生

卿成等相尋去國、至是召還卿成、復舊邑、卿成途

病死、賜其子卿吉以父祿、作左衛門十兵衛等、亦

皆復舊邑、家記寬永四年正月、忠卿卒、子祀絕、藩

譜○友人鹽谷右陰嘗作氏卿傳、而多遺漏、首

尾未全備、今據其稿、旁考諸家旧記補之、  
岡田儁曰、蒲生氏卿負英邁之才、從豐臣氏西征

東伐、數建殊功、其智略善戰、有韓淮陰、岳武穆之

風、天下已定、終遇讒毒死、吾誦其絕命詞、竊悲

其意、又谷氏卿不預防太閤、而自取其禍也、夫大

罔急於併天下、務收豪傑之心、不惜封土金帛、蓋

非不惜也、以為不予之、則不為己用、故饜其欲、以

成其事、已成矣、則復以術除之、吾觀其伐九

戶政實時、太閤密諭氏卿曰、政宗必殺矣、吾愛其

勇、故特釋之以安反側、事平、則奪其地、予之於汝、

嗚呼、太閤之心、可見於此矣、夫太閤欲除政宗、豈

非忌其居要地、渠督難制耶、既忌政宗居要地、而  
又舉其地、與兵付之、氏鄉之于何也、三他、會津當  
東北要衝、顧諸將能堪是任者、三踰氏鄉、故特啗  
以大封、鼓舞而用之、以待與羽之定、而其心未嘗  
不在除之也、猶以政實未凶、暫釋政宗也、政實亡、  
而政宗亦被遷、政宗既被遷、則氏鄉必为之次、此  
勢之最易見者也、氏鄉不察、坐受大封不辭、此大  
罔之所以殺之而不悔也、豈待三成之讒、而崇、  
崇、光武定天下、料寇節、耿賈百戰之功、而分土不

過大縣數四、蓋光武以至誠待諸將、其不多予之、  
所以全功臣、太罔以詐術御諸將、其多予之、所以  
餌功臣也、初太罔以會津予細川忠興、辭之、  
請得小邦、輔於京師、蓋知太罔之意、而適其餌也、  
向使氏鄉及東方稍有事、際言固辭、自離要地、則  
太罔不必忌焉、雖有三成之讒、不得行也、慮不出  
於此、而自取不測之禍、悲夫、

210.1
13-14